

从新的角度看隐喻

华 劭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隐喻与其他转喻的关系, 探讨了不同类别隐喻在言语运用及语言演进中的作用, 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及其在科学认知世界中的功能。

关键词: 隐喻; 转喻; 话语; 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 范式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隐喻(метафора)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 这种研究主要是在语文学, 更确切地说, 是在修辞学中开展的, 但经过很长一段沉寂和停滞期后, 近几十年又重提隐喻。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语言哲学、生成语法盛行的时期, 隐喻造成了许多困难: 如何判断以隐喻做谓词语句的真值? 这种谓词与逻辑上的主项关系破坏了逻辑规定的个体与类别, 属与种的关系, 把相距甚远的两类事物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语句是正确的吗? 隐喻怎么和义子分析一类研究意义的方法相协调? 二是传统语言学也承认隐喻在表达语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问题是, 它对语义的形成、转移、构筑词汇—语义系统究竟有什么影响? 起隐喻作用的不同词类词汇在组合搭配和句法功能上有什么特点? 它的表现力和评价功能如何体现和演变? 这些问题都是语言学所关注的。三是认知科学兴起后, 广泛讨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是逻辑理性的或(/和)形象隐喻性的? 这方面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浩如烟海, 而且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 哲学家、心理学者、文艺工作者、人工智能专家, 都卷入这一讨论。不同认知方式在语言中如何反映? 语言性的隐喻和非语言性的隐喻相比, 有哪些特点? 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以上列举的几个原因导致了眼下的隐喻热。本文作者在学习了俄国逻辑分析小组的有关著作, 特别是其领导人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的著作之后, 在这里谈一些体会, 而且把文章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内部的隐喻, 而且是窄义的隐喻的范围之内。

1 隐喻与其他转喻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 372) 说: “隐喻无处不在的想法使其在不同话语中所受限制的问题退居次位。这导致隐喻这一观念本身界限模糊: 在艺术作品和造型艺术(绘画、电影、戏剧)中, 人们把任何用间接与形象表达意思的方式都叫做隐喻”。事实上, 很多文献中语言学和非语言学的文献都这样使用所谓广义隐喻。为了明确本文研究对象, 以下将隐喻与其他的转喻(тропы)¹的关系作一简要说明。

转喻指词语任何提高鲜活形象性及生动表现力的转义用法。如前所述, 很多学者把隐喻用于广义, 其外延等于甚至大于转喻(即包括指非语言隐喻)。本(窄)义的隐喻是转喻的一种, 作为言语机制, 它以表示某类事物、现象的词汇去描写或称谓完全属于另一类的某个事物或者用该词称谓同类事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隐喻（汉语也叫暗喻）来源于比较（сравнение），汉语把后者叫明喻，表现这种明暗对比的特点之一就是有无“像”，“如”，“好比”这一类明示比较的词。如：他好比（像、如）笼中鸟/他是笼中鸟。俄语也有这类指明比喻的词：如 похож, подобен, напоминает, словно, как, будто 等，而隐喻与它所描述的主体只靠词义最空泛的系词“是”，быть 相连接。俄语中 быть 的现在时还可不用，变成完全意义上的空白。所以通常认为：“隐喻总是比较，大部分是紧缩、隐蔽的比较”（В.Н. Телия 1977: 196）。但比较与隐喻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明确指出两者仅在某一特征上、特定组成部分上，执行特定动作时的相似：如①Он своей походкой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 медведь（他走起路来像狗熊）。②Дочь лицом похожа на мать（女儿的面孔长得像母亲）。③И мщенье бурное падет в душе, молением усмирённой. Так на долине тает лёд, Лучом полудня поражённый (Пушкин)（祈祷后心灵平静，/降解了高涨的复仇激情/像受到正午阳光照射/在山谷中消融的积雪）。这些比较都很难紧缩、简化为隐喻，因为隐喻被使用者认为包含着它所描写对象的本质，其前面常可加上 настоящий, истинный, 以强调喻体与隐喻本体之间这种本质性关系，如 Наша секретарша — настоящая кукла.（我们的女秘书简直就是个玩偶）。既然是本质的相似，就不能受到时空的限制，不能是局部的相似，且不受个人看法左右。在上述例句中不能或不宜加 в этом году, в кабинете директор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一类限定说明成分。附带指出，由于明喻中没有词语用于转义，尽管它是重要的生动修辞表达手段，俄语语言学却将其排除在转喻之外。

在转喻中，俄语语言学中还分离出一类变喻（метаморфоза），它和隐喻最为接近，也不用 как 一类表比喻的词，而直接把名词用于转义，如①Маяковский пошёл ледоколом вперёд (Шкловский)（马雅柯夫斯基像破冰船一样向前迈进）。②Раненым медведем мороз дерёт (Асеев)（严寒像受伤的熊撕裂着一切）。③Стариками рассерьезничались дети, и, как дети, плакали седобородые (Маяковский)（孩子们神情严肃一时变成老人，而灰白长须的老者像孩子般泣不起声）。但变喻不同于隐喻之处，在于它只以五格名词表示，并且依附于动词，表示与被描述主体只是在特定情景下短暂性、一时性的相近。在这一点上，它接近明喻，传统俄语语法把变喻的体现形式叫做“表比较意义的五格”（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сравнения），例③证明变喻与明喻有相通之处：两者出现在同一并列句中。变喻有别于主要以一格形式出现在谓语位置上的隐喻。此外，变喻表示所描述主体在执行动作时，“转变”为另一事物。“在点评 Ахматова 的诗行 Ещё не давно ласточкой свободной Свершала свой утренний полет... 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指出：在所有这类情况下……我们所遇见的不是纯粹词语性的隐喻，而是《神话式思维的余迹》，女主人公把这些转化看做现实。这样，问题不在于语言性隐喻，而在于感知世界的方式”（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 356）。这种把幻觉当做现实的变喻（也译为幻喻），广泛用于诗歌之中。如 Ахматова 在描写“爱”时，说它“То Змейкой, свернувшись клубком, У самого сердца колдует, То целые дни голубком, На белом окошке воркует...”（爱有时化作蛇，蜷缩一团，守在心旁，蛊惑逗诱令人迷惘，有时又化作白鸽，在洁白小窗上，成日柔声絮语，倾诉衷肠……）。其实，毛主席“沁园春”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也是典型的由幻觉产生的、动态的、一时的变喻，但汉语中似无这种提法。

转喻中与隐喻既有联系，又相互对立的是换喻（метонимия），作为一种言语机制，其特点在于把个别或整类事物的名称偶然地或规律性地移用于联想到的其他个别或整类事物，后者与其毗邻连接，出现于同一情景。如①Шляпа углублялась в чтение газеты（戴礼帽的人埋头读报）。②У него в кармане осталось немного меди — на сигареты и метро（他兜里只剩几个铜币——仅够买烟和地铁票）。③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苏轼）。④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在以上例句中 шляпа, 锦帽貂裘, 蛾儿、雪柳、黄金缕，分别代替“戴礼帽”的人，“着锦帽貂裘的猎手”，“佩上述头饰的逛灯节的妇女”。它们是偶然出现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语性换喻，而 медь（铜→铜币），倾城（全城→全城的人），千骑（坐骑→骑兵、骑马的人）则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言语性换

喻，并且衍生为新的词义；总的说来换喻，特别是语言性换喻，没有形象性，但在言语性换喻中，当以特征代替有该特征的事物，如例②中以“黄”代犬，以“苍”代鹰，以及像“绿肥红瘦”，“落红无数”等名句都有点染事物色彩，增强表现力的作用，当以事物的局部代替整体，特别当有意凸显、对照、列举这些部分，烘托情景时，隐喻也是一种有力的修辞手段，如上面提到的左（手）牵黄，右（手）擎苍，锦衣貂裘，渲染了打猎的壮观场面；“蛾儿、雪柳、黄金缕”，加上“笑语盈盈暗香去”也是用行为、衣香代指妇女，状写了惹人眼花缭乱，花团锦簇的盛装丽人，并与下文在冷落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进行对照。修辞学还在换喻中分离出提喻（синекдоха）专指以表事物组成部分代替整体者，如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部队中以“四个兜”表示穿干部服的人，以区别于士兵，“白领”与“蓝领”分别指管理技术人员与工人（俄语为 белые/синие воротнички）。上面提到的“锦帽貂裘”等也属此类。此外，汉语中还从语法角度提出旁喻，有所谓以偏（从属词）代正（主导词），如形容词黄、苍、绿、红分别代替名词犬、鹰、叶、花，“左牵黄，右擎苍”中动词已指明“左、右”代替左右手；而以正含偏者，如说某人“有性格”、“有脾气”，指有“好的性格”、“坏的脾气”等等。换喻的下述特点明显与隐喻相对立，它转指的事物与词原先的所指有着有机内在联系，有时甚至还体现为语法联系，并可由逻辑推断、语法分析找出这种联系，因而可能有一定的规律性；它一般用作称名单位，有对应所指，执行所谓“证同功能”（идентифицирующая функция）；它很少有形象性、表现力和评价意义，即使有，也在性质上不同于隐喻。关于隐喻与换喻的对立与区别，已有不少文献详细描述。可供参考《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1990）的 троп 词条，Н.Д. Арутюнова（1998：348—353）及 Н.Д. Арутюнова（1988：9）及其以后各页。

2 隐喻的功能类别

前面简单介绍了转喻的几种类别，并指出它们有别于隐喻的特点。隐喻作为一种动态的言语机制，用表示喻体事物的词汇，去描述、称谓属于另类的事物（故且称之为隐喻主体）。隐喻按功能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别，它们运用在不同体裁的言语时，显示出一些差异。

2.1 形象性隐喻（образная метафора）

隐喻主要以用作谓词的名词表示。如①Этот мальчик настоящий ртуть, он не может ни минуты сидеть спокойно на месте.（这个男孩简直就是水银，一刻也不能安静不动）。②Наша Ниночка — Оттело в юбке（我们的妮诺奇卡是穿裙子的奥赛罗）。③Я была твоей бессонницей, я тоской твоей была（Ахматова）（我让你无法入梦，我让你忧郁痛苦）。

1) 就目的而言，人们是寻求简明、形象、且有某些凸显特征的实体，去揭示隐喻主体的特点，如以流动不居的水银描述好动的男孩，以猜忌成性的奥赛罗来描述醋意十足的女人。

2) 就手段而言，最适合的是表示这类喻体的具体名词，虽然具体名词包含数量众多、模糊不定的义子，但在言语中它可能凸显事物的某些特点。作为描述隐喻主体的手段，它能代表具体事物的整体表象，容易塑造交际者心目中的形象；专有名词只能有条件地作为形象隐喻手段：它所表示的喻体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且应具有众所周知的突出特点。如例②中奥赛罗的猜忌。至于抽象名词能否作隐喻手段，则有争议，严格讲，例③中的 бессонница, тоска 只是由隐喻主体引起、并在对方身上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主体自身的本质特征，这种抽象的概念也没有形象性。然而由于其包含的比喻性，物质主体与抽象喻体的异类联系，往往让人产生新颖的感觉、朦胧的遐想而被广泛当做隐喻使用。

3) 就形象性而言，作为言语机制的隐喻，最具有形象性。如老舍的小说中把发育不良，面黄肤瘦女孩的脑袋喻为“活窝窝头”；台湾报纸把清廉的马英九称为“不沾锅”，把博学之士叫“立着的书橱”。再看下面俄语的例子。如①Испания — большой кит, выброшенный на берег Европы（Э. Брюк）（西班牙是抛到欧洲岸边的巨鲸）。②Я ненавижу вас, люди-резины, Вы растяжимы на все режимы（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我恨你们，橡皮筋式的人，你们对所有制度，

都会伸缩适应)。这里基于两个事物表象共同点所产生的形象性隐喻,不同于换喻,那里只有一个事物表象,只不过形象地突显了其局部特征而已。这种个性化的言语性隐喻因说话人强调描述其主体的本质,通常作语法谓语,有时作同位语如例②。若言语性隐喻为大众接受,并广泛使用,就演化为形象褪色、逐渐语义化的语言性隐喻,最终变成派生词义。其形象消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重新激活,用作执行称名功能的主语、补(宾)语。如“银汉无声转玉盘”(苏轼)。宾语位上的玉盘代替月亮。附带指出隐喻往往兼有感情评价,当我们把某人喻为“铁公鸡”、“不倒翁”、“饭桶”时,无异判定此人吝啬、投机、无用,尽管不是理性评判,却生动有力。这些感情充沛、评价清晰的隐喻,最后可能变成连意义都没有的骂人话。骂人的话中,如龟儿子(俄语中说 *сукин сын*),废物(俄、英语中等义词 *дрянь, rubbish*)连意义都没有,只剩下情感和评价了。

4) 最后,形象性隐喻的使用在语言中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词与词间形成新的同义手段,如作为言语机制,俄语中 *медведь, слон, корова* 都用来隐喻笨拙的人(*неуклюжий человек*),但“熊”表主体愚蠢、有内翻足的步态;“象”兼示意主体臃肿、庞大、沉滞,而“牛”则暗示主体莽撞、行动不灵。这样,形象性隐喻就成为产生同义词列的源泉;而在词的内部,则导致词分解为若干义项,各义项可有证同与描述功能的转换,词义的形象、情感、评价的演化,从而形成复杂的多义词。

2.2 认知性隐喻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метафора)

它指用描述具体事物、情景特征的形容词或动词,去揭示认识另类的抽象事物与现象。

1) 认知隐喻的目的是通过构拟,创造与熟悉事物已知特征的相似点,去描述那些看不见的,难以状写现象的特性。在这一点上它与前类隐喻不同。如 *острый* 本义是①尖锐,如 *~нож, клин, игла*, 因用于描述“感觉”而产生意义②敏锐的,如 *~зрение, слух, ...* 因描述词语效用产生的语义③,尖刻的、挖苦的,如 *~слова, шутка...*, 因描述“事态”产生的意义④,尖锐、紧张、危急的,如 *~кризис, конфликт, положение ...*, 因描述“人内在状态”产生的意义⑤,迫切的、极端的,如 *~желание, нужд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又例如风发出的各种声音,人们很难有区别地直接描述它们,往往借助反映人发出各种声音和动物叫声的动词以状写辨识风声。如 *ветер воет* (风“如狗”哀号), *завывает* (风“如狼”嗥叫), *ухает* (风“如猫头鹰”长啸), *шепчет, ропщет, стонет, плачет...* (风“如人”低语、抱怨、呻吟、哭泣……) 这样,认知性隐喻在原有意义基础上,因描述对象改换而产生新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赋予所认识对象的特征一个名称,以便辨识它,把握它。

2) 体现这类隐喻的手段是形容词和动词,它们本来就是执行描述功能的,没有证同功能,也没有独立的指称功能,用作隐喻后,这些词依然保留在特征词的范围之内。它们所派生的名词如 *красота души, шопот деревьев* 才能用作主语,但这已是二阶逻辑命题中的主项了。

3) 至于认知性隐喻的形象性,由于它对主体“错位”性的描写,也会增加其表现力,特别是在言语中。但这种形象性不鲜明,不稳定,易消失。如① *Язык у нее острый*. ② *Человек растаял в ночи*. 这因为形容词与动词少义子,无独立所指,难以形成形象,与这些义子原来相关的具体事物不确定,且未在句中出现,如例①中的 *острый* 可指不同事物 *нож* (刀), *клин* (楔子), *игла* (针) ... 例②中可能溶化的有 *снег* (雪), *лед* (冰), *сахар* (糖) ... 且 *острый* 是表示 *язык* 相应特征的手段,因经常有规律地使用,从而导致形象褪色、消失。

4) 语言中使用认知性隐喻的后果有:第一,它造成形容词、动词多义化;第二,某些表示事物物理、生理特征、空间方位、运动的动词、形容词,因词义泛用于各种对象而普适化;第三,上述隐喻词可说明不同类的事物、事件、现象,造成比通感更为广泛的现象间的联想。如表示人、物空间位移的 *ходить*, 转而表示其他事物和现象的无定向运转。

Ходит (ят) *мальчик, корабль, поезд / часы, жернова, напильник. / дым, запах, тесто / чума, анекдоты / вести, мысли, цена...*

又如，用表示具体事物可见特征的形容词、动词，去描述观念。

мысль(и) светлая, тонкая, пресная, глубокая...

рождается, зреет, увядает, не умрет...

мчится, топтались (на месте), метались (из стороны в сторону),

перескакивали (с одного предмета на другой), витали (на воздухе),

толкались...

2.3 称名词隐喻 (номинативная метафора)

它以某类具体事物的名称去称谓另类相似的事物。如 глазное яблоко (眼球), ушная раковина (耳壳), ушко иглы (针眼、针鼻), рукав реки (支流), быки моста (桥墩), журавль колодца (井上压水吊杆)

1) 运用称名词性隐喻目的是为一类事物寻求名称。

2) 达到该目的手段是从现有表示具体事物的普通名词中获取隐喻性名称，去称谓与其有相似特征的一类事物。称名性隐喻往往能直接指明（而不是暗示）被命名事物的物理的、可观察到的特征。完成称名转移后的名词，依然执行证同功能。

3) 称名性隐喻在言语中创造的形象，不能保持太久，因为表示一整类事物，意味着在不同场合下反复用这一名称指称事物，从而使形象褪色，乃至消失。而对执行证同功能以分离所指的词来说，形象没有太大帮助，在它消失后，也勿须寻求新的隐喻。

4) 就称名性隐喻在语言中引出的后果来说，它是产生多义词、同音词，甚至术语重要的源泉。必须借助上下文（主要是词组）才能辨别同音词所指称的事物。如：ушная / носовая / умывальная раковина (耳壳、鼻甲、洗盆), рукав одежды / реки (衣袖, 支流), швейная / хвойная игла (缝纫针, 针叶)。由于在不同组合中的意义来源于共同喻体，常被看做一个词的多个义项。但因各所指事物相差甚远，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形象已被忘却，特别是科技术语，要求排斥形象。因此常把 быки (公牛) 与桥墩 (быки моста) 两个原本有隐喻关系的词看作同音词。

2.4 隐喻在不同类型的言语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在日常言语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речь) 中，使用隐喻追求实用的目的，因为它简短、凝炼、形象，是说话人表达自己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最简捷的途径。当人们看到雪地上行走的小孩说“他简直就是个小狗熊”(Он настоящий медвежонок)。省去很多具体的、局部的、近似的、不完全的描述，诸如这个小孩步履蹒跚，行动笨拙，神情憨厚、衣着臃肿……隐喻则直接表达了说话人感觉中的真实，反映了他对小孩子当下的整体印象，而且还包含着对孩子喜悦之情，怜爱之意。当管理者说：“时间就是金钱”，教练员说：“这场比赛战斗”都是用最短的隐喻达到“提高效率”、“鼓舞斗志”的目的。不能认为隐喻是诗人的专利。米歇尔·福柯 (Michael Foucault) 在《词与物》一书中说“……所有这些东西 (指隐喻等修辞格——引者) 并不是讲究文体的结果；相反，它们揭示了所有自生的语言所特有的多变性：《巴黎中央菜市场在一个市场日所产生的辞格要比学术会几天内所得出的要多得多》”(米·福柯 2001: 156)。最后一句是福柯引用另一学者的话。

在文艺性的言语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речь) 中，由于隐喻的偶然性，不可预见性，它原来表示的喻体和隐喻主体两个表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有这些特点，对于追求陌生化以创造审美对象的文艺作品来说，都使它成为最恰当的表达手段。请看下面诗人兼书法家旭宇的诗：“左肩是诗歌的太阳，右肩是书法的月亮，灵魂的全天候照耀，生命在宣纸的积雪中，生长汉字的魔方”(引自光明日报 2006 年 7 月 7 日，8 版)。诗中隐喻不能说不新颖，不奇异。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有这种异想天开，创造神奇的本事。西班牙诗人加西亚·诺尔加 (Garcia Lorca Federico) 曾说过：“怎么都行，就是别静止不动地总从同一窗口，看同一片风景。烛照诗人的光源来自对峙的一面”(转引自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 381)。Н.Д. Арутюнова 更进一步发挥，认为文艺作品中，隐喻不仅强调相似，而且强调对峙对立，在

逆反的光源下观察现象,以此挑战自然,冲破定见。如 Она ... высокая, стройная, чернобровая, краснощекая,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не девица, а мармелад (Чехов)这是“套中人”里描写科瓦连柯的一段话,她分明是少女,却被否定,反而夸张地把她喻为“水果软糖,果冻”。“Господи, это же не человек, а — дурная погода”(М. Горький)主人公认为性格乖张,令人生厌的家伙不是人,而是“恶劣的天气”。在这类语句中,对比同等成分前一部分是“破除定见”、后部分则是“忽生异想”。很多诗歌中都用 не ... а 这种套式表示隐喻的这一特点。由于文艺作品中这类隐喻有时过于怪诞,有背于世俗的看法,它们很少转为词义,但若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包含隐喻的语句常常作为整体保留下来,成为流传久远的名言佳句。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诗歌的深刻含意,奇妙的蕴喻,工整的表达,使其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句,甚至多多少少地掩盖了诗人以“沉舟”,“病树”隐喻自己的原意。又如“Человек всего лишь тростник, слабейший из творений природы, но тростник мыслящий”。这段出自法国著名宗教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帕斯卡(Pascal)的话,因其深刻地指出“人只是世间最柔弱的生物,有如芦苇,却因其能思维而变得有力”。“会思维的芦苇”并未产生指“人”的转义,但这句话却成为广为流传、形象生动、而蕴意深刻的名言。

至于科学性言语(научная речь)著作中的认知性隐喻,主要用于探索所认知对象的本质,通过类比获得启迪,按照隐喻,塑造未知的、感官不易把握的现象,自然科学中一些隐喻性的称谓都有此种性质:如以“陀螺”、“金属疲乏”、“弦”、“博弈”命名的理论(博弈也用于经济学)。而称名性隐喻,在科技术语中只是为赋予事物或现象以形象名称提供理据,但由于主要执行称名功能,其形象褪色、理据消失则是一般规律。即使商标“飘柔”洗发露,“梦幻”香水,其形象也容易被淡忘。通常认为,形象性名词隐喻应排斥在科技文献之外,当然在定义概念、推理判断时都不能使用隐喻。但在科学著和中为了使叙述生动,表达形象,通过隐喻阐明问题的情况,也不少见。H.Д. Арутюнова(1988: 7)在讨论评价词汇的意义就曾说过: Это твердый орешек, хотя в нем нет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ядра(这是个硬果,尽管它没有语义内核。

3 隐喻在认知中的作用

自认知语言学问世,关于认知与隐喻关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前面粗略地谈论了隐喻在语言中的功能,现在谈谈隐喻在认知中的作用。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隐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二是隐喻在认识世界和理论研究中的作用。

3.1 通常认为隐喻是前逻辑神话式思维的手段,是先民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还留传给后人,其成果也沉积在后代的意识中,成为一个人民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京戏文常常用“金乌坠,玉兔升”来表示日落月升,就呈现了神话式思维的余迹。乌是古代神话中的三足鸟隐喻太阳,兔指神话传说里月中的玉兔隐喻月亮(后者也可看做换喻),后人还以“乌飞兔走”喻日月运行。福柯说:“船最初是被帆所指明的”,而心灵,“灵魂”则一开始就获得了蛾的比喻(华劭 1996: 157),此话后一部分把蛰伏于驱体又离它而去的灵魂喻作由蛹而羽化腾飞的“蛾”,也有神话思维的特点。西方人大多把感情当做液体,如以“感情旋涡”(водоворот чувств)表示危险的感情所形成的使人下坠的盘旋暗流。神话思维中的隐喻有时是变动的,既把痛苦感情喻为液体,如以 испить до дна всю горечь 表“备尝痛苦”,又把它当做滚烫伤人的热源,如 Горе сушит “痛苦灼烤煎熬,使人憔悴”。以不同的隐喻表示同一感情在汉语中也有,如“满腔愤怒”与“怒火中烧”,也分别以水、火表示愤怒。这种形象生动的、变幻不居的、甚至异想天开的神话式隐喻,十分适合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要求,因为这种简洁、凝炼、鲜活、生动的表现方式,给人以想像的空间、丰富的联想、多重的解读,神话思维与诗性思维有着密切联系,人们把有神话诗性性的(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ое)思维叫做隐喻思维,隐喻式思维在科学认知领域内,被许多学者视为异端。将它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并加以排斥。有人认为隐喻是产生逻辑错误、混乱的温

床，很多主张形式化的语法学家、语义学家都回避隐喻。概括说来，人们认为语言中的隐喻在以下方面破坏了逻辑的规定。

1) 系词前后的两个名词应表示同一关系，而隐喻与隐喻主体的关系是相似关系，有时甚至是偶然联想到的特征相似。如说“马英九是不沾锅”；“这草包是座挡风的墙”等等。逻辑不允许以相似代替同一。

2) 系词前后的两个名词，除表示同一关系外，可表示个别事物与所属类的关系，或表示种与属的关系；而隐喻则与所描述的事物，则完全异类，甚至是马风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或现象。如“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电视片的名称“母亲是一条河”。这种混淆精神创作（文学）与物质产品（镜子），人（母亲）与自然（河）也是逻辑不允许的。

3) 当以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和表特征、动作、事件和抽象概念的名词为逻辑主项时，逻辑认为其谓词的性质截然不同，分别属于一阶性和二阶性的。原则上讲，后者不能是表可感觉物理特征、表空间运转的形容词和动词。但认知性隐喻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如可说“古代钱币内方外圆”，和“为人处世内方外圆”。在有些人看来，用同样的词语表示不同阶的谓词，至少是一种缺憾。

4) 逻辑表达式中应排除直觉、联想、形象情感、评价之类的因素，而隐喻却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如 *Это девушка огонь*。这一产生于直觉灵感的隐喻，给人以鲜明形象，令人产生她热情奔放，光焰照人，都又灼热难以接近的种种联想。隐喻中兼含喜爱与畏惧之情，褒扬与贬抑之意，这自然为逻辑思维所不容。

5) 反映逻辑判的语句有真假值，而含隐喻的语句，难于简单地对其验真证伪，故实证主义者把它排除在认识世界真实之外，并强调在逻辑推理中不能以隐喻作论据，主张“隐喻不是论据”（*Метафора — это не аргумент*）。

在以逻辑思维占统治的领域内，反对隐喻思维的理由，还可以列举一些。然而，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基于直觉的相似感，物理上的相似感与心理上的连通感，即联觉（*синестезия*）交互作用，将本质上无共同点的不可比现象加以比较，借以勾勒出反映事物本质的印象，捕捉感官无法企及的抽象观念。在这样的过程中，隐喻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如果把隐喻看成一种违反逻辑的错误，那也是有意为之的错误。建立在截然相异事物现象少数共同点上的隐喻性联系，比起在常规分类上形成的逻辑联系，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因而也更牢固。试比较，“这个女生是我校最漂亮的女孩”和“这个女生是我校校花”。有些人进而认为隐喻是认知世界的基础。如果说实证主义者，早期的分析哲学的学者，将隐喻排斥在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之外，那么，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者力图将隐喻看成一个认知王国，并将真实、真值逐出这一王国。他们强调，通过隐喻思维反映的外在世界，是主观的、直觉的，以人为中心建立的，因而不可信的，进而要颠覆体现在语言文字中的传统意识。认为它既不客观，也不真实。但事实上两种思维有着彼此共存，相互补充之处。因此，1) 应从表示隐喻的物质事物中提取出特征，如校花中的美；2) 应从风马牛不相及的异类事物中看出相似点，如从电视片名“母亲是一条河”中，领悟到两个截然不同现象都具有宽阔、包容、柔情、哺育子民，惠泽于人……的特征。用得成功的隐喻，应包括易被感知、被理解与隐喻主体相似的特征，勿须解释而自明；3) 要在有意识的逻辑错误中觉察到烛照企及事物本质的、由直觉、顿悟激发的思想火花；4) 作真值判断时，含隐喻的语句被验明在现实中为伪的同时，应肯定其反映的感觉为真。这样，源渊上与神话思维相近的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也有相容、相关、相通、互补的一面。

3.2 隐喻思维在认识外在世界时，其作用不在于准确如实地客观反映世界，形成依据世界自身特征的分类体系，并通过它建立逻辑推导程序。作为逻辑思维的有效辅助工具，补充手段，隐喻的作用完全体现在另外的方面。在学者观察认识未知对象时，可以从熟悉领域内的知识中得到启发，借助隐喻思维，构拟假说，把已有知识领域的某些特征，映射到所探索研究的领域。这样，隐喻思维在提出猜想、拟定假说、创建理论中有构筑认知模式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关键隐喻（ключевая метафора，也叫基础隐喻 базисная метафора）帮助形成对认知对象的整体表象，构建认识它的基础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派生的、局部的隐喻（производная, частная метафора）则映射于该整体表象的局部，对应于该框架的结构要素。

从横向上看，借助隐喻可建立起不同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已习惯把建筑物作为研究社会的关键隐喻，常说社会建筑、社会大厦，由此产生的局部隐喻：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俄语中也有类似的对应用法，在 строение（建筑物），здание（楼房），базис（基础），надстройка（上层建筑）后面加 общества（社会的），并有大量以建筑为词根的派生词，作为与社会相关现象的名称。如社会体制（устройство общества）社会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社会改革派（перестройщики）。又如语言学中的符号作为关键性隐喻，被移植到民俗学、神话学、文艺理论等学科。与此同时，从语言学中移植出去作为由符号派生的局部隐喻有：能指与所指，相位与实体、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正因为如此，语言学一时被称之为领先的科学。反过来说，语言学中把能与词搭配的其他词的数量称之为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把词、词素看成语言中的分子、原子，甚至有人把无独立语音支撑的、句法性的非常规义子叫做夸克（кварк）。可明显地看出，它们是来源于自然科学的隐喻。

从纵向上看，发端于 T.库恩（T. Ruhn）的科学革命演进历史学说，其关键术语就是范式（парадигма），不同的范式标志着一个科学的发展阶段，而范式的改变往往体现为关键隐喻的变换，以语言学史为例，它曾分别以法律、生物、理化、数学作为基础隐喻的范式，经历了规范性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阶段。下面各例子中，左侧为关键隐喻命名的范式，右侧则是体现相应局部隐喻的语言学术语。

法律范式：词典，语法，规则，规范……

生物范式：活/死的语言，亲属语，语族，语支……

理化模式：基本构成单位及其变体、结构、系统、配价、形态……

科学模式：逻辑式、集合，递归，推导，程序，映射……

4 澄清隐喻的认知功能，对语言学的意义

1) 它指明纯语言形式结构研究的局部性，尽管这种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既然隐喻作为认知方式和表达手段在语义的创造、发展、转移、形成语义系统诸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语义就不能把隐喻排斥在外，而现有从形式关系研究语义的方法，无论是索绪尔价值理论，还是蒯因（W. Quine）提出元语义理论，即建立特征的语素意义分析，都对隐喻无能为力。由于隐喻的使用与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甚至潜意识密切相关，研究语义，特别是与隐喻有关的意义，就必须走出语言自我封闭的圈子，而要投入生活、语言学对象不再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了。

2) 隐喻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中，起着重要作用。显然各语言单位不完全是按逻辑分类，语法范畴整齐排列的。同义、同指、多义、同音词语单位以某种压缩形式在头脑中形成了复杂网络，用这样的词语作为网络节点的背后，潜存着对各类事物的表象，民族文化观念，甚至集体无意识。上述网络加上词语间的逻辑、语法联系，形成了一个马赛克式，拼盘式的世界图景。隐喻在构建词语网络中，如前所述，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隐喻建立起的五光十色的联系，很难只用逻辑规则说清楚。如澳州某土著语用一个词表示“火”、“危险”、“女人”，俄语用 кулак 表“拳头”、“吝啬鬼”、“富农”。说母语的人是通过生活经验，心理表象、潜存意识直觉式把握其间联系的。而外国人只能通过大量言语实践深入其生活，熟悉其文化，培养语感方能掌握它们。

3) 许多对文化传统与精神生活重要观念，往往是借助隐喻形成的。像良心、真理、命运一类观念由于没有明确的、实体的对应所指，对它们既不能验真，也不能证伪，因而成为

思想家关注争辩的问题。现在语言学提出对时空、秩序、真理、命运以及道德、审美领域中一些基本思想作观念分析(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分析目的不是对这些观念作是非判断,好坏褒贬,而是要如其所是地反映这些观念的在语言中的体现,而不是做学术定义。已有分析材料证明,人们正是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甚至矛盾的隐喻来表明自己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观念分析已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成果已引起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广泛重视。当然这种分析也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其中的隐喻。

附注

1 国内有些学者把换喻或代喻(метонимия),译为转喻。这里根据我国俄语学传统,认为把转喻作为各种转义用法的上限概念名称更妥贴。

参考文献

- [1]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88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я.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М]. М.
- [2]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 М.
- [3] В.Н. Телия 1977 Вторичная номинация и ее виды[А]//Языковая номинация[С]. М.
- [4]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990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М.
- [5] 华劭 1996 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 外语学刊, 第4期。
- [6] 米·福柯 2001 词与物——人类科学考古学,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Metaphor — from a new viewpoint

HUA S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short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and other tropes. The paper is also dedica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kinds of metaphors in the usage of the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ical and logical thinking, and their function in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the world.

Key word: metaphor; trope; discourse; metaphorical and logical thinking; paradigm

收稿日期: 2006-06-20

作者简介: 华劭(1930-), 男, 湖北浠水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语法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孙淑芳]